

天舟文化
TIANZHOU CULTURE

什么才是后院夫人的 为妇之道？

后院夫人

情殇
余艳 著

①

湖南人民出版社

后 院 人

情殇
余艳 著

①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院夫人. 1, 情殇 / 余艳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438-6576-1

I. ①后…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1229号

后院夫人. 1. 情殇

余艳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廖 铁

总 策 划: 天舟文化

策划统筹: 周艺文 邓 筱 黄 露

装帧设计: 彭意明 袁 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版艺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000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978-7-5438-6576-1

定 价: 25.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中部	103	下部	166
上部	014	第9章	104	第17章	167
第1章	015	第10章	115	第18章	179
第2章	028	第11章	125	第19章	189
第3章	040	第12章	134	第20章	200
第4章	047	第13章	143	第21章	209
第5章	061	第14章	152	第22章	219
第6章	075	第15章	156	第23章	226
第7章	088	第16章	162	大结局	243
第8章	101			第24章	244

引子——

入春的省府，花苞初绽。湘都市小星星幼儿园门前，手拉手站着三个天真的小女孩，都是大眼睛、羊角辫，稚嫩的童音高八度汇成一个强音：“妈妈——再见！”送走了三位掩面而去的背影。

这天，园里小小二班全托的花名册上记下了：（辛）心然：2岁；梅丽：2岁；龚主：2岁。巧的是，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都来自大坎油田。入园时间：1968年3月。

“龚主，快点，山顶上开满了映山红耶。”

“辛然，丽丽，你们等……等等我嘛。”

满山遍野的映山红里，跳跃着三个头插映山红、怀抱映山红的花一般的小姑娘。她们站住了，喊道：

“我们10岁啦，映山红作证：我们永远做好朋友，叛变的是小狗！”小手指钩拉着成三角形来回推动。

站台上，铃声再次响起，心然把双手从丽丽、龚主的手中抽出，突然迅猛地转身登车。15年的同窗好友，今天就要被各自手中的录取通知书拆散了。悲喜交织的泪水伴着秋风席卷的落叶，在三位18岁少女眼里合成一片凄凉……



旁白：

20年后，当年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已是优秀、成熟、风姿绰约的官夫人。作为市长夫人、局长夫人和厂长夫人，她们的生活组成官场不同的后院。院内花开花谢，有花红果绿令人羡慕的景色，也有红杏出墙诱人耳目的花边新闻，这就有了——私密后花园的神秘色彩。

这里讲的三位女主人公，不谈她们的政治背景，也不谈她们参与丈夫的权力竞争，只说夫人们在长期被压抑、被冷落的生活和巨大的“内心空城”里的情感走私。

官场后花园、领导“后院”事，就一幕幕向您拉开。

心然——

银灰色的皇冠轻稳地停在湘中市火车站的停车场。

我轻轻跳下车，抬腕看表，离116次车到站还有一个多小时，走走吧。

街灯把火车站四通八达的路亮成辉煌一片。我的高跟鞋“笃笃”地敲着水泥地面。音乐般的节奏敲出了我30岁的沉稳，也敲出了我不凡的身份。

有人在看我。年青男性，各类女性，尽管我目不斜视。我早就熟悉了这种目光，不轻易逛大街的我，走在街上没人看，那才不正常。并不是出于市长夫人的地位，而是先天气质、后天修养所凝练出的自信。不过，我还是从衣袋里摸出镀金眼镜带上，再把翻下的风衣领高高立起，只露出我挺秀的鼻梁一头瀑布般的秀发很浪漫地随着宽松的白色风衣，在晚风中飘起，落下，又飘起。

丽丽和龚主马上就要到了。

20年了，岁月无情地把我们从少女变成少妇，还都是什么官太太、贵夫人。唉——但愿她俩别像我一样，外表至尊华贵，内心却一塌糊涂。

走着走着，突然一阵头晕，我几乎站不稳。刚刚结束的那段情感劫数，掏空了自己，耗尽了体能——耗尽生命所有能量、挖空身心全部才智，虚弱得整个生命往下沉、往下沉……

幸亏上周，丽丽来电话：我们共同的36岁生日要到了，20年了，该聚聚了。

湘南的龚主也来电说：该见面了，心然，尤其是现在。

怎么？都有话外音？我来不及顺着这感觉想更多，就定下今天这

日子。其实，我只想说：我真想你们，20年来，我没有这么虚脱过，是上帝派你们来给我疗伤吧？抑或是替我补充能量，让我重新振作，挺进日后的生活。

龚主生活得怎样？全省有名、效益好的企业的厂长夫人，应该不错。

“应该？”市长夫人该活得最好吧，她俩这么说，大家也都这么说。可是，快乐和幸福像脚上的鞋，只有自己的小脚丫最清楚。“你是最风光、最稳定的。”笑话，不稳定行吗？我若有个绯闻发布，这座内陆城市马上就会刮起九级台风。

丽丽呢？自幼内秀灵气精灵般的她是心然唯一自愧不如的女子。她一向思想超前，才华横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动荡不定，神出鬼没始终是个谜。尤其关于她情感归宿的传说一年能换几个版本。

“丽丽，教书那会儿就不是姑娘了，哪个不知道，跟那个男老师……啧啧。”

“听说丽丽野心还不小，当第三者硬把别人挤掉，她当上了局长夫人。”

“哎，听说了没有，丽丽的老公倒台了，这下看她咋办。还能再挤哪个位置？”

……

女人，永远是个难解的谜，即使再知根知底，也有解不开的谜底。谜一样的女人注定是要被吃得过饱的人用来做茶余饭后的消遣的。

我又想起20年前，我们三人同时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丽丽就提议：各自发奋吧，10年后，带上丰厚的故事和经历，我们再见。

可是，10年前，我把我们第一场聚会定在我的婚礼上，龚主临产没法赶来，丽丽是直到婚礼前一小时才把电话打来：“心然，你总是

稳扎稳打还有好命，今天是你大喜日子，好好享受幸福吧，衷心地祝福你！我会常想你，可你别管我，我会尽力活好些。”然后幽灵般消失，一去就是10年！

这次，丽丽总算来了，一贯高傲自负的她，带来了什么故事？还是那么婀娜多姿、性感妖媚。可以肯定，只会是精彩和厚重。否则，就不是她。她依然还会选择消失。

时间快到了，我把脚从高跟鞋硬邦邦的后跟中拔出，松弛松弛脚筋便往回走。路边不时有一对对恋人或搂腰依偎，或调笑偷吻。头顶上霓虹灯广告忽闪忽闪的，发出的都是诱惑人的光。还有各种彩色线条交汇着在眼前变幻。我依旧腰姿挺挺，下巴微抬，冷视前方。

“从南宁方向开来的116次车已经到站。”广播里轻柔的女音却让我在剪票口心跳不止。怎么还没出来，莫是……

“心然——”是龚主。

我来不及对龚主回应，目光马上被她身后的人吸引过去。

“丽……丽”

天啊，那是丽丽？宽宽的大风衣那般臃肿，步履又是那么艰难。啊，大衣里分明裹着高高隆起的腹部。

“丽丽，你……慢点。”我一把上前扶住丽丽。

“丽丽，我说吧，心然肯定保养最好，看，她比我起码年轻5岁。”看着我那般惊讶，龚主岔开话题，想把气氛调一调。

丽丽并没有正面回答龚主，一双漂亮的眼睛微笑着看过来，我只觉得她这一眼能把我看穿！我本能地躲闪着，赶快接过丽丽手上的拖车包，扶着丽丽向不远处的皇冠车走去。

刚才，小车把我们送进这红墙深院，尽管三人或多或少地有着多年分别又重逢的喜悦，可毕竟早过了闹哄哄的年龄。况且，各自心里还揣着沉重的心事。

不愧是市长的家，走进心然的领地，才觉得真的不一般！

房子如果不是在市府里面，外表上看，也就是一栋简易粗糙、排列着红砖简窗的民宅。可进了庭院，尤其是屋后的小桥流水、亭阁石径，才看出这里原来是难得的、设计奇特的高档别墅。可它偏又是连排连体、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这就是官场的后院，花很好、草很绿、鱼很欢，但走进去，你会觉得一切都缺乏真实、没有自然，还蒙着一层伪装，连花草鸟鸣都透着深邃和神秘！

我对这种生活是熟悉的、厌倦的。还好，现在毕竟是走出来了，以一个自然人、自由人生活。心然还在里面周旋，也许是永远地周旋下去。这是需要高超的生活艺术、持久的生活耐力的。心然可以，我不行。

最初看到的龚主是绕道来接我的。隐约知道一点她的婚姻不幸，细看，也的确少了许多灵动，尤有久旱干渴、缺乏滋润的感觉。与儿时出类拔萃的她相比，似乎有着不相匹配的平淡。

女人啊，生活质量决定一切！

心然保养得很好，比以前贵气，处处都能显示她优越的身份。可我怎么感觉她活得也累，只是不同于自己的累罢了。一见面，她满面春风的笑容后面其实有着太多的复杂，这逃不过我的眼睛。我能断定这市长的后花园，肯定也深藏着不一般的故事。

市长去北京开会了，原本已预定了五星级宾馆，心然半路决定

我们全住她家。她是考虑有保姆可以照顾我这个孕妇，会方便她照顾一些。回到家里，就不断地在厨房吩咐煲汤、蔬菜配水果、牛奶加麦片，还不停地穿插着过来说两句“养好身子，平安生产没问题”“别担心年纪大，体质好啥时候都能生个好崽崽”“别以为你是一个人，有我们呢，是吧？龚主”……儿时知根知底的同学和玩伴，这份真诚和情意，我自然不会有丝毫怀疑。

只是，一个局长太太，成了挺着大肚子的单身女人，让谁都会满肚子疑惑缠绕。看她们俩，总是话到嘴边留半句，时时小心翼翼呵护我的敏感，宽容周到地护卫我那份伤痛。我知道，她们想问：这么多磨难怎么会你一个人承受？离开了局长干吗还给他生孩子？你一个自信得有点自负的女人，漂泊这么些年，为何这次拼了荣誉、放下才华，一心只为做母亲……

我又想，临行前留给阿伦的话，他收到了会怎么想？

就要离你去做一次远行了。

我——把心取出，包装好放到你温热的怀里。

是啊，离开你的日子，要了心也没用！多余的心留下陪伴你，让你拥有一份艳丽的完整，也是美！

带着一个没心的躯壳，我走了。走得那么机械，那么木讷，那么无血无肉！

……

把心留给你了，好好护着，让它一如往常在你的怀里跳得那么生动、那么鲜活！你该知道，留给你的这颗心分分秒秒地牵着远行的我，牵着一个为你开放的生命！

你要精心，你要护好！

放下心，我……走了。



我其实不想离开你

我其实不想离开你，
曾经为爱燃烧过自己。
我的爱让你感到疲惫，
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毕竟爱得感动过上帝。
到今天要离开你，
我找不到上帝躲去了哪里……

相爱的日子难免有风风雨雨，
让往事随风去，
把真情冷藏起，保重，珍重，
因为，总有一天我还要见到你！

正想着，手机有反应了，一段《伤心太平洋》的曲子过后，有短信来了。

不用看，就知道是阿伦的邮件，信息屏上果真显示：email：来自 zhaolun1022@163.com

不顾刚刚才聚的两位好友，我回到卧室打开电脑，阿伦的信马上展现在我面前。如离开千年万年似的，我贪婪地一字一句地读着。

情书寄达我的爱丽丝

窗前依然保持你走时皎洁润泽的月色，室内有柔情徐缓的音乐，一



杯捂手暖心的咖啡，几张散落的信笺……你知道吗，我真的想给你写点心灵上的东西。

你也许最终无心于我，可你早已采去我心中的红豆！我虽然无奈说过尊重你的选择，却无力划动别离的船橹。难忘的终究难忘，不想问，为什么月有阴晴圆缺，不想问，明天你是否蓦然回首。只期望，寂寞时你能想起我，只期望，你能读懂我盼你早归的殷殷目光……

陪你走了较长的一段路，我们曾共沐一天阳光，同撑一把雨伞。你欣赏我的优点也包容我的缺点，而我也知道你是那种清高羞涩、但绝对真诚的人，有一份精致的优秀。

然而，一段感情的成长过程是很残酷的，像偌大的省略号断断续续往前推。轮到我们，命中注定就是一份真挚完美的爱情“中途休息”。

其实，绝不仅仅是我，你也别逞能。你的心隔着欲想不能、欲罢不休的心里羁绊，想躲，又躲不开……

我想你该是傍晚收到这封信，月儿在渐渐攀升，你披一头黑色长发，无色的脸离生动和欢笑很远——你在读我的信。

几千年前的柏拉图说：爱情是精神的马拉松，为何我才跑了400米就被你狠狠地罚下。走过无数驿站，我却驻足在你面前，企望你是我最终的风景……真的是今生无缘？真的是真爱难求？你曾流泪的眼睛、战栗的心灵和生命的燃烧都是那么的真实，我没有看错，也不会看错！此时，独自在我们共同的空间里徘徊，忆起我们共游于湘北的小溪，你倒映在小溪里的婀娜倩影。现在我告诉你，当时我多想做一条鱼儿绕着你的丽影，再吹起水泡串串，玩跳那一池美丽。可那天，你含嗔的明眸，扬起石子的手，送给我快乐的涟漪……

不，你不是不爱我，你是用牺牲成全我！

有泪从心中滑落，浸湿了一夜无眠。曙光初露却显一个灰阴阴的光，惨淡地映着我苍白的心绪。孤单的身影，走在……

“走在”——哪里？结果只能这样，我的……阿伦。因为放手，你才飞得高远！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我只能，只能一遍遍读你的情书，暖着自己……

总想保留离别时的那份故作洒脱，总想欺骗自己对你并不在意。可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白天的欢笑夜里的梦，依然只是你。阿伦，你我的故事就在梦中继续吧。

怎么？手机又响起《伤心太平洋》的曲子，又是他的——来信？

一封最短的邮件：

三天后，我去你父母家找你。等我！

你的阿伦

天啊，这怎么办？

龚主——

多少次梦中相见，今天，魂牵梦绕20年的伙伴终于见面了。

兴奋了，可慢慢地，我的热情就退潮了。因为，我看到了自己与她们巨大的距离！

她们言谈举止中所透露的观念、才华和经历，以及她们生活的品质，让我觉得很陌生很新鲜。我知道，我成了落伍者！

其实，童年的心然和丽丽就已经注定了这种丰富。她们最初被称作班上的孪生姐妹。一样有苗条却迷人的身段，美如天使的容貌，细如凝脂的肌肤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走到哪儿都能发出迷人的光。加上功课好，爱好广，浑身上下的活力多得像要溢出来。后来，被一群男生并列排为校花。当年，我们三人形影不离，可多少次我在心底暗暗自悲。

18岁时我们分开，丽丽动荡不定，心然稳扎稳打。她们要么自信坚定，要么不失鲜活，而我却平淡无奇。相比之下，我就像那无盐的菜、没彩的画，缺少的是感官的丰富、本质的色彩！

可是，像心然那样幸运还好，如丽丽那样生不如死地折腾，我可害怕。丽丽临盆还独自外出，那是没人呵护。聪明的丽丽，用整个生命孕育爱，可爱的源头在哪里？谁又该承担这份爱的责任？

刚才，我们把丽丽送进洗浴间，心然迫不及待地拉我出来。

“我觉得丽丽肚子里的孩子是个谜。”

“你想问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吧？”我早就满肚子疑惑。

“是啊，每次我谈及她那位局长，她干脆得像没这段经历。‘早结束了’，可，孩子在延续吧……”

“昨晚，她在电脑上写东西，我叫了几次让她早点睡，都临产的

人了，不管自己的身体，也该考虑电脑对孩子的辐射呀。可她哪听我的……”

“这邮件肯定不是发给牢房里的局长的，是发给哪一个男人呢？这个男人跟她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吗？临产还提着电脑走，只是因为她是才女？还是因为陷在一段牵灵动魂的——爱里？她这趟出来，像是躲着什么？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龚主，我们生日后不能让丽丽走，这太没安全感、也太危险了。”

“你是说……”

“让丽丽在这儿生孩子！”心然说这话时没有丝毫含糊。

“啪——”一声惊响，塑料盆掉在地上，丽丽已经站在了面前。我们还来不及尴尬，就被她一把揽住，抱着我们的丽丽，头埋在我们中间，双肩在抖，人在抽泣，大滴大滴的泪水滴下来。

“丽丽，别伤心，有我们呢。你会平安的，我们会照顾好你……”

“是啊，是啊，有哪儿赶得上心然这里的条件？你放心住下吧，我们轮流照顾你。”我赶快接住心然的话，安慰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抽泣一阵之后，丽丽抬起了那双漂亮的泪眼，慢慢地说：“我知道我像一个巨大的问号突然降临在你们面前，我会把一切告诉你们，比如，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还有我为什么一定要独自生养这个孩子？”

“不，这由你自己决定。我们该做的是保护你的生命、照顾你的生活……”心然顿了顿，又补充说，“当然，你说出来会舒服些，我们愿意为你分担。无论任何时候，是聚还是分，我们都是最坦诚的姐妹，有什么话不能说，有什么事不能共同担呢？眼下，丽丽，安全地把孩子生下来才是头等大事。”

丽丽的眼里满是感动，她拉过心然的手，说：“心然，你别光顾着安慰我，你自己也不轻松。你眼里缺光，感觉僵硬，整个人像被一层阴霾笼罩——如果我没猜错，你经历了一场情感浩劫！”

我惊讶，惊讶着丽丽的直率和敏锐。再看心然，她似乎并没感觉突然，只是把美丽的眼睑垂下，想了想，坚决地抬头对我和丽丽说：

“这次聚会，我其实早有个安排——我们三人袒露全部的故事！说它三天三夜，是的，我心里有伤，平日除了自己，连一个倾述的对象都没有。丽丽，这次请你留下来，也有我的私心，就是真想让你们帮我疗疗伤。”

心然亮亮的眸子里滚出一行泪滴。

顷刻间，我们三人抱作一团，都哭了。

原以为，就我一肚子苦水，别人都活得很好，像心然更该活得无比幸福。她是市长夫人啊，这个偌大城市的第一夫人，还会有什么苦呢？“人，只要追求，就会有痛苦。位置越高，追求越高，痛苦越深。”心然昨天的话，我是现在才真正理解。

又像我，在那一方天地里，有几个人能想到，那么个富甲一方、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的厂长夫人，会是一个没爱滋润的“冷宫夫人”！

掐指一算，离我们共同的生日还有三天。我们相约，从今天起，一人一天地说，三天三个不同的地方。心然是主人，也是我们最想象不出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在她身上的人，她成了我和丽丽表决必须第一个讲的人。

第一站，我们驱车来到金池温泉山庄。

没有一丝玩笑和敷衍，我和丽丽在一间豪华套间里倾听心然的故事。

